

演唱会变身大型KTV 年轻人为啥乐意埋单

2023年的演出市场呈井喷态势,许多城市的周末都被演唱会“承包”了。演唱会百花绽放,而歌迷们也不按套路出牌,创造出了许多新“玩法”。

比如,“开演唱会不用亲自唱,歌迷合唱给偶像听”。近日,歌手伍佰频繁因歌迷们“代他唱歌”登上热搜,被网友造“梗”无数。即便他回应“这不是事实,我有唱”,但似乎除了他本人,无人在意——毕竟在演唱会结束后,现场观众的歌声依然经久不绝。网友调侃:伍佰本人似乎都不必出场,只要包好场地,发布演出日期,歌迷们就能成功举办一场“没有伍佰的伍佰演唱会”。

在毛不易《幼鸟指南》全国巡回演唱会上,《平凡的一天》《盛夏》《城市傍晚》等老歌新曲都收获了全场大合唱。

从跟唱到合唱,观众与演出者的互动感越来越强。另外,在手幅上写想说给歌手的话、打造“星光海”、和歌手共同演绎一首歌等,亦成为接纳度极高的“演唱会仪式”。

2023年,大家不只是“看演唱会”,而是更深层次、更有互动乐趣地“参与演唱会”。

从听歌到合唱,关键词是“表达”与“共鸣”

“90后”女孩李萌在某互联网公司从事运营工作,她自大三起便开始看演唱会。起初她喜欢静静地听,现在她更喜欢参与到合唱之中,“这让我有一种参与感,在唱歌蹦跳之间肆意感受快乐”。

对于合唱,歌迷刘佳玥则耿直地表示不太认可。有一次演唱会,她旁边的观众唱了一晚,声音大还跑调。刘佳玥感叹:“歌手的声音一点没听见,感觉门票白买了。”

杨千嬅 MY TREE OF LIVE 世界巡回演唱会出品人、正向文化娱乐有限公司创办人丁子高觉得,在流

行音乐文化的氛围之下,听众跟唱互动是一种普遍现象,“很多流行音乐的创作源自生活点滴,容易引起共鸣,从而出现大合唱和跟唱的现象”。

“观众真正听过很多遍歌之后,才有能力去跟唱;观众真正有共鸣,才会来到演唱会现场跟唱。”毛不易演唱会出品方、哇唧唧哇音乐事业中心总经理辛志宇分析,能力和选择两个方向都达成,观众才能够跟唱。“对于有的年轻人来说,大合唱其实是情绪的一种疏解。”辛志宇认为,毛不易的很多歌曲就是普通人的情绪观照,在这方面具备优势。

在很多演唱会上,观众大合唱一般只存在于几首歌之间,而在伍佰演唱会上,合唱几乎持续全程。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李珊认为,这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伍佰是创作型流行歌手,受众广,歌迷群体庞大,为大合唱提供了人数基础;流行音乐本身就更贴近大众,听众更易于合唱;在伍佰成名的年代,网络不发达,大众能够接触到的歌手有限,因此受喜爱的歌手影响力较大,而现在年轻人的娱乐方式更丰富多样,观众对一个歌手的喜爱很难再达到类比伍佰的效果。

手幅、海报、星光海……让演唱会充满仪式感

从跟唱到合唱,观众与演出者的互动感越来越强。

东北女孩单小洮今年看了两场演唱会,每次观演前,她都会特意购买荧光棒,提前想好发型,和老朋友约定见面。在入场之前,营造满满的仪式感。

刘佳玥也会提前制作海报,写上想听的歌曲,希望和歌手在点歌环节互动。她特别提到,她喜欢的歌手和粉丝之间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约定:快歌站起来听,慢歌坐下欣赏,到了某首特定歌曲,要把手机灯打开摇摆,“大家用灯光共同营造星光海,光是看到这个场景就感觉被治愈了”。

真唱是互动演唱的前提,音乐仍是演出之本

当歌迷对演唱会体验的需求增多、互动的愿望越来越强时,演出者和主办方就需要探寻演出新模式。

辛志宇说,“国民性”和“温情感”是毛不易的两大特质,“我们希望这是一场纯粹的演唱会,能够给观众带来良好的听歌体验”。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团队对演出进行设计。比如,在互动点歌环节,毛不易根据现场荧光棒的颜色比例,选择演唱歌曲。

大象音乐集团CEO李思睿认为,演唱会的本质是唱现场和听现场,在此基础上满足歌迷亲眼见到歌手本人的情感需求,同时让舞台更充分地展现音乐、满足观众的新鲜感。如何让视觉效果更加震撼、舞台呈现更加丰富、互动形式更加有参与感,

丁子高认为,现在的观众对于和演出者近距离接触的愿望更为强烈,“其实过往也如此,但因为现在的技术更成熟,所以效果更明显”。例如,观众会自行制作手幅或者高举想听的歌名,来吸引演出者的注意。同时,观众对于演唱会整体观感的要求亦有所提升,“除了感受歌手的演绎,更会欣赏舞美、服装造型、视频、音效等”。

据辛志宇观察,当前观众对于观看体验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主办单位的宽容度降低。辛志宇坦言,观众体验感是做演唱会价值排序的首位。在演出前,其团队会对场馆进行全面排查,例如演唱会场馆的温度是否适

宜,视野是否有遮挡等。

“听歌、感受氛围和释放压力是观众看演唱会的主要需求。”在李珊看来,和十几年前相比,现在的年轻人胆子更大,更愿意表达自己,因此会出现合唱、制作海报看演唱会等现象,“这种仪式感不只存在于演唱会中,在足球赛等各种活动都有出现,这是对活动的尊重”。



伍佰(资料图)

这些都是要在演唱会这个载体之上添加的。

李珊表示,虽然音乐不容易即兴改编,但互动演唱将来可能会越来越观众主导化。同时,真唱依然是互动演唱的前提,这对演唱者的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

丁子高认为,演唱会不单是娱乐,还是演出者对于音乐的诠释。歌曲是核心,同时需要舞美、造型等各环节的配合,将整个音乐故事呈现于观众眼前。杨千嬅 MY TREE OF LIVE 世界巡回演唱会加入了聊天和盲盒选曲环节,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在演出结束后,团队还会通过社交平台收集观众反馈,对巡演进行修改和调整。

据《中国青年报》

《我本是高山》 定档11月24日



据新华社电 根据张桂梅真实事迹改编的电影《我本是高山》将于11月24日全国上映。

作为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创办者,张桂梅扎根边疆教育一线四十多年,以弱小身躯,托起了大山女孩们的希望。定档海报中,演员海清真实演绎“燃灯校长”张桂梅,满手胶布的形象让人泪目。

据悉,影片力求真实还原山区的师生日常,生动刻画了一幅“她和她们”温暖而有力量的女性励志群像。尤其是在张桂梅这一角色上,对细节的考究和对原型人物的高度还原是影片最大亮点。

影片由郑大圣、杨瑾执导,袁媛、陈麒凌编剧,吴妍妍担任总制片人,海清领衔主演,陈永胜、柴烨、王玥婷、万国鹏主演,云南当地女学生美朵达瓦、赵瑞婷、罗解艳、郭莉娜、潘家艳主演,胡歌特别出演。

《我本是高山》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华坪县委、县人民政府摄制。

孙红雷胜诉 获赔3万元

据新华社电 “这瓜保熟吗?”10月13日,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成都互联网法庭)对审理的全国首例影视剧台词声音权纠纷案当庭宣判。

该案件系原告演员孙红雷与被告游戏开发商、供应商成都睡神飞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睡神飞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纠纷。原告诉称,二被告未经其授权,以营利为目的开发并设计涉案游戏,客观上构成对其声音权益的侵害,并且此款游戏中使用原告的人格元素塑造坏人形象,同时侵害了原告的一般人格权,遂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成都互联网法庭)经审理认为,自然人的声音和肖像作为标表自然人的人格标志,具有人格权属性。二被告未经孙红雷本人同意,也未取得孙红雷许可使用的影视作品著作权人授权同意,在开发、制作、运营的游戏中使用其参演的影视剧《征服》经典桥段中的台词声音,构成声音权益侵权。但游戏中人物形象设计来源于影视作品角色设定,在游戏制作中未明显偏离原剧设定。在客观表现上涉案游戏角色指向的是影视剧人物,一般公众的理性认知并未将反派形象的游戏角色识别为孙红雷本人的社会认识和评价,基于识别指向关系的中断,不构成一般人格权侵权。法院判决二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万元。